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二十六回 院裡花空憶 湖頭計更奸

綽約牆頭花，分輝映衢路。色隨煦日麗，香逐輕風度。  
蛺蝶巧窺伺，翩翩競趨附。  
繡縷不複離，迴環故相慕。  
蛛網何高張，纏縛苦相怖。  
難張穿花翅，竟作觸株兔。

□(朱)文公有詩云：「世上無如人欲險，幾人到此誤平生。」□(說)得人到女色上，最易動心。就是極有操守的，到此把生平行誼都壞。且莫說當今的人，即如往古楚霸王，豈不是殺人不眨眼的魔君，輪到虞姬身上，至死依然戀戀。又如晉朝石崇，愛一個綠珠，不捨得送與孫秀，被他族滅。唐朝喬知之愛一妾，至於為武三思所害。至若耳目所聞見，杭州一個秀才，年紀不多，也有些學問，只是輕薄好挨光、討便宜。因與一個緞行中人往來，相好得緊。見他妻子美貌，他便乘機勾搭。故意叫婦人與他首飾，著他徹夜去賭。自己得停眠整宿。還道不像意，又把婦人拐出，藏在墳庵裡。她丈夫尋人時，反幫他告狀，使他不疑。自謂做得極好，不意被自家人知覺，兩個雙雙自縊在庵中，把一個青年秀才陪著紅粉佳人去死，豈不可惜？又還有騙人渾水，占了人拐帶來的女人，後來事露，代那拐帶的吃官司、吃敲、吃打。奸人妻子，被人殺死，被旁人局詐。這數種卻也是尋常有的，不足為奇。如今單講的是：貪人美色，不曾到手，卻也騙去許多銀子，身受凌辱的，與好色人做個模樣。

話說浙江杭州府，宋時名為臨安府，是個帝王之都。南柴、北米，東菜、西魚，人煙極是湊集，做了個富庶之地，卻也是狡獪之場。東首一帶，自錢塘江，直通大海。沙灘之上，灶戶各有分地，煎沙成鹽，賣與鹽商，分行各地。朝廷因在杭州菜市橋設立批驗鹽引所，稱掣放行，故此鹽商都聚在杭城。

有一個商人姓吳，名煥，字爾輝。祖籍徽郡。因做監，寓居杭城箭橋大街。年紀三十二、三，家中頗有數千家事。但做人極是吝嗇，真是一個銅錢八個字！臭豬油成壇，肉卻不買四兩。憑你大熟之年，米五錢一石，只是吃些清湯不見米的稀粥。外面恰又裝飾體面，慣去闖寡門，吃空茶，假耽風月。見一個略有些顏色婦人，便看個死。若是家中撞了個嫗人，年紀也只三十歲，卻是生得胖大，雖沒有晉南陽王保身重八百斤，卻也重有一百廿。一個臉，大似面盤；一雙腳，夫妻兩個可互穿得鞋子。房中兩個丫鬟：一個秋菊，年四十二；一個冬梅，年三十八。一個髻兒長歪扭在頭上，穿了一雙鞞鞋，日逐在街坊上買東買西，身上一件光青布衫兒，齷齪也有半寸多厚。正是：

何處生來窈窕娘？懸河口闊劍眉長。  
不須輕把裙兒揭，過處時聞醬醋香。

只因家中都是羅剎婆、鬼子母，把他眼睛越弄餓了，逢著婦人，便出神的看。時常為到鹽運司去，往貓兒橋經過。其時橋邊有個張二娘，乃是開機坊王老實女兒，哥哥也在學，嫁與張二官，叫名張穀。張家積祖原是走廣生意，遺有賬目，張穀要往起身進廣收拾。二娘阻他，再三不肯，只留得一個丫環桂香伴她。不料一去十月有餘，這婦人好生思想。正是：

曉窗睡起靜支頤，兩點愁痕滯翠眉。  
雲髻半鬆慵自整，王孫芳草係深思。  
常時沒情沒緒的倚著樓窗看。

一日，恰值著吳爾輝過，便釘住兩眼去看他。婦人心有所思，哪裡知道他看？也不躲避。他道：「這婦人一定有我的情。」故此動不也動，賣弄身分。以後裝扮得齊齊整整，每日在她門前晃。有時遇著，也有時不遇著。心中常自道：「今日這一睷，是丟與我的眼色；那一笑與我甚是有情。」若不見她在窗口時，便踱來踱去。一日穿梭般走這樣百十遍。

也是合當有事。巧巧遇著一個光棍，道：「這塌毛甚是可惡！怎在這所在，哄誘人良家婦女！」意思道他專在這廂走動，便拿他鵝頭。不料一打聽，這婦人是良家，丈夫雖不在家，卻極正氣，無人走動。這光棍道：「待我生一計弄這蠻子。」算計定了。

次日立在婦人門首，只見這吳爾輝看慣了，仍舊這等側著頭、斜著眼，望著樓窗走來。光棍卻從他背後，輕輕把他袖底□(一扯)，道：「朝奉！」

吳爾輝正看得高興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你是什人？素不相識。」

這光棍笑道：「朝奉，我看你光景，想是看上這婦人。」

吳爾輝紅了臉道：「並沒這事，若有這事，不得好死，遭惡官司！」

光棍道：「不妨！這是我房下。朝奉若要，我便送與朝奉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我斷不乾這樣事！」板著臉去了。

次日，這個光棍又買解，仍舊立在婦人門前，走過來道：「朝奉，舍下吃茶去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不曾專拜，叨擾不當。」

那光棍又陪著他走，說：「朝奉，昨日說的，在下不是假話。這房下雖不曾與我生有兒女，卻也相得。不知近日為些什麼，與老母不投，兩邊時常競氣，老母要我出她。她人物不是獎說，也有幾分，性格待我極好，怎生忍得？只是要做孝子，也做得不得義夫。況且兩硬必有一傷，不若送與朝奉，得幾十兩銀子，可以另娶一個。她離了婆婆，也得自在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恩愛夫妻，我怎麼來拆散你的？況且我一個朋友，討了一個有夫婦人，被她前夫累累來詐，這帶箭老鴉，誰人要她？」

光棍道：「我寫一紙離書與你是了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若變臉時，又道離書是我逼勒寫的，便畫把刀也沒用，我怎麼落你局中？」

光棍道：「這斷不相欺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這再處。」自去了。

到第三日，這光棍打聽了他住居，自去相見。吳爾輝見了，怕裡面聽得，便一把扯著道：「這不是說話處。」倒走出門前來。

那光棍道：「覆水難收，在下再無二言。但只是如今也有這等迷癡的人，怪不得朝奉生疑。朝奉若果要，我便告她一個官府執照，道她不孝，情願離婚，聽她改嫁。朝奉便沒後患了。」

吳爾輝沉吟半日道：「怕做不來。你若做得來，拿執照與我時，我兌二十兩；人到我門前時，找上三十兩，共五十兩。你肯便做。」

光棍道：「少些。似她這標緻，若落水，怕沒有二百金？但她待我極恩愛，今日也是迫於母命，沒奈何，怎忍做這沒陰鷲事？好歹送與朝奉，一百兩罷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太多。再加十兩。」兩邊又說，說到七十兩。先要執照為據，兌銀。此時光棍便與兩個一般走空騙人好伙計商量起來做一張呈子，便到錢塘縣。此時本縣缺官，本府三府署印面審詞狀。這光棍遞上呈子，那三府接上一看：

具呈人張青

呈為懇恩除逆事：切青年幼喪父，依母存活。上年蹇娶悍婦王氏，恃強抵觸，屢訓不悛，忤母致病，里鄰陳情、朱吉等證。痛

思忖逆不孝，事關七出。悍婦不去，孀母不生。叩乞批照離嫁，實為恩德。上呈。

那三府看了呈，問道：「如今忤逆之子，多係愛妻逆母。你若果為母出妻，可謂孝子。但只恐其中或是夫妻不和，或是寵妾逐妻，種種隱情，駕忤逆為名有之。我這邊還要拘兩鄰審。」

光棍道：「都是實情。老爺不信，就著人拘兩鄰便是。」

三府便掣了一根籤，著一個甲首吩咐道：「拘兩鄰回話。」

這甲首便同了光棍，出離縣門。光棍道：「先到舍下，待小弟邀兩鄰過來。」就往運司河下便走。

將近肚子橋，只見兩個人走來，道：「張小山，怎麼這樣呆？」

光棍便對張甲首道：「這是我左鄰陳望湖，這是右鄰朱敬鬆。」

那敬鬆便道：「小山，夫妻之情，雖然他有些不是，衝突令堂，再看他半年三月處置。」

光棍道：「這樣婦人，一日也難合伙。說什半年三月！」

陳望湖道：「你如今且回去，再接他阿叔，同著我們，勸她一番。又不改，離異未遲。」

光棍道：「望湖，我們要做人家的人，不三日五日大鬧，碗兒、盞兒用得沸反，一月少也要買六、七遭。便一生沒老婆，也留她不得！如今我已告准，著這位老牌來請列位面審，便准離了。」

敬鬆道：「只可打攏，怎麼打開？我不去，不做這沒陰騭事。」

甲首道：「現奉本縣老爺火簽拘你們，怎推得不去？」

陳望湖道：「這也是。他們大娘做事拙實的，虛不得。」

光棍道：「今日我們且同到舍下坐一坐，明日來回話。」

甲首道：「老爺立等。」

敬鬆道：「這時候早堂已退了，晚堂不是回話的時節，還是明日罷。」

陳望湖道：「巧言不如直道，你畢竟要了落老牌？屋裡碗碟昨日打得粉碎，令正沒好氣，也不肯替你安排。倒不如在這邊酒店裡坐一坐罷。」四個便在橋邊酒店坐下。一頭吃酒，一頭說。

敬鬆道：「看不出，好一個人兒，怎麼這等狠。」

陳望湖道：「令堂也瑣碎些，只是逆來順受，不該這等放潑，出言吐語，教道鄉村。」

甲首道：「這須拿她出來，撈她一撈，打她二十個巴掌，看她怕不怕？」

光棍道：「倒也不怕的。」

敬鬆道：「罷，與她做什冤家！等她再嫁個好主顧。」

差人道：「不知什麼人晦氣哩！」

吃了一會。光棍下樓去了一刻，稱了差使錢來。差人不吃飯，寫了一個飯票。這三個都吃了飯。送出差使錢來，差人捏一捏道：「這原不是鬥毆、戶婚、田土，講得差使起的。只是也還輕些。」

敬鬆道：「這裡想有三分銀子，明日回話後，再找一分。」

差人道：「再是這樣一個包兒罷！」

陳望湖道：「酌中，找二分罷。」

差人道：「明日我到那邊請列位。」

望湖道：「沒什湯水，怎勞你遠走？明日絕早我們三個自來罷。」

差人道：「這等明早懊來橋邊會，火簽耽延不得的。」

次早，差人到得橋邊，只見三個已在那邊，就同到縣中。

伺候升了堂，差人過去繳簽，稟道：「○○(帶兩鄰)回話的。」

三府便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光棍道：「小人○○，○○(張青，因妻子)忤逆母親，告照離異，蒙著喚兩鄰審問，今日見在這邊伺候。」

三府道：「那兩鄰怎麼說？」

只見這兩個道：「小人是兩鄰。這張青是從小極孝順的。他妻子委是不賢，常與他母親爭競。前日失手推了母親○○(一跤，致)一氣成病。以致激惱老爺。」

三府道：「這還該拿○○(來處。)」

○○(光棍)便叩頭道：「不敢費老爺天心，只求老爺龍筆賜照。」三府便提起筆寫道：

○○(王氏)忤逆不孝，兩鄰證之已詳，一出無辭矣。姑免拘究，准與離異。

批罷。光棍道：「求老爺賜一顆寶。」三府便與了一顆印。光棍又用了一錢銀子掛了號，好不欣然。

來見吳爾輝，吳爾輝看了執照，道：「果然你肯把她嫁我？」

光棍道：「不嫁，你告執照。」

爾輝滿心歡喜，便悄悄進去，拿了○○(一)封銀子：十七兩搖絲，三兩水絲。

光棍看了道：「允准的麼？後邊銀水，還要好些。明日就送過來。」

爾輝道：「我還要擇一日，今日初七，十一日好。你可送到葛嶺小莊上來。」

那光棍已是誑了二十兩到手了。

第二日，央了個光棍，穿了件好齊整海青，戴了頂方巾，他自做了伴當，走到張家來。

那光棍先走到坐啟布旁邊，叫一聲：「張二爺在家麼？」

婦人在裡邊應道：「不在家。」

光棍便問道：「哪裡去了？」

裡邊又應道：「一向廣裡去，還未回。」

只見戴巾的對光棍道：「你與他一同起身的，怎還未回？」

光棍道：「我與他同回的。想他不在這邊，明日那邊尋他是了。」戴巾的轉身便去。

那婦人聽了，不知什意故，忙叫：「老爹請坐吃茶！我還有話問。」那人已自去了。

婦人道：「桂香，快去扯他管家來問！」

此時這光棍故意慢走，被桂香一把拖住道：「娘有話問你。」

光棍道：「不要扯！老爹還要我跟去拜客。」桂香只是拖住不放，扯到家中。

婦人問道：「你們哪家？幾時與我二爺起身？如今二爺在哪邊？」這人越起不說。

婦人叫桂香拿茶來。道：「一定要你說個明白。」

光棍道：「我姓俞。適才來的，是我老爹。叫我在廣東做生意，你們二爺一同起身。因二爺缺些盤纏，問我借了幾兩銀子。故此我老爹來拜。」

婦人道：「他怎麼沒盤纏？」

光棍道：「他銀子都買了蘇木、胡椒與銅貨，身邊剩得不多。故此問我們借。」

婦人道：「他幾時起身？」

光棍道：「是三月初三。」

婦人道：「你幾時到的？」

光棍道：「前月廿八。」

婦人道：「怎同來，他又不到？你說明日那邊尋，是哪邊？」

光棍道：「我說明日再尋他，不曾說『那邊』。」

婦人道：「我明明聽得的。好管家，說了我謝你。」

光棍道：「說了口面狼藉，又是我的孽。」

又待要走，婦人便趕來留，說：「桂香，我針線匾裡有一百銅錢。拿來送管家買酒吃。」

光棍道：「說便說，二娘不要氣。」

婦人道：「我不氣便了。」光棍道：「你二爺在廣時，曾嫖一個楊鸞兒，與她極過得好。要跟二爺來，二爺不肯。直到臨起身，那楊鸞兒哭哭啼啼，定要嫁他，身邊自拿出一主銀子，把(將)二爺贖身，二爺一釐不曾破費。因添了一個內眷，又討了一個丫頭，恐怕路上盤纏不夠，問我借銀十兩同來。」

婦人道：「既同來，得知他在哪裡？」

光棍道：「這不好說。」

婦人道：「這一定要說！」

光棍道：「這內眷生得也只二娘模樣，做人溫柔，身邊想還有錢。二爺怕與二娘合不來，路上說要尋一個莊，在錢塘門外，與她住。故此到江頭時，他的貨都往進龍浦、赤山埠湖裡去，想都安頓在莊上。目下也必定回了。」

婦人道：「如何等得他回、一定要累你替我去尋他。」

光棍道：「我為這幾兩銀子，畢竟要尋他。只是不好領二娘去。且等明日尋著了她，來回復。」這光棍騙了一百錢去了。

這婦人氣得不要，人上央人，去接阿哥王秀才來。把這話一說，連那王秀才弄得將信將疑，道：「料也躲不過，等他自回。」

婦人道：「他都把這些貨，發在身邊發賣。有了小老婆，又有錢用，這黑心忘八還肯回來？好歹等那人明日回復，後日你陪我去尋他。」兄妹兩個吃了些酒，約定自去。

等到初十下午，只見這光棍走將來。桂香看了，忙趕進去道：「那人來了！」

婦人忙走出道：「曾尋著麼？」

光棍道：「見了。在錢塘門外一個莊上。早起老爹去拜，你二爺便出來相見，留住吃飯。這貨雖發一半到店家，還未曾兌得銀子，約月半後還。姨娘因我是同來熟人，叫我到裡面，與我酒吃，現成下飯燒鴨、煨蹄子、湖頭鯽魚，倒也齊整。姨娘不像在船中穿個青布衫，穿的是玄色冰紗衫、白生絹襖襯，水紅胡羅裙，打扮得越嬌了。二爺問我道：『你曾到我家麼？』我道不曾。他說：『千定不可把家中得知。』昨日不曾吩咐得，我又尖了這遭嘴。」

這婦人聽了，把腳來連頓幾頓，道：「有這忘八！你這等穿吃、快活，丟我獨自在家！明早央你替我同去尋他。」

光棍道：「怕沒工夫。況且我領了你去，張二爺須怪我。後邊不好討這主銀子。」

婦人道：「你只領我到，我自進去罷。日後銀子竟在我身上還。沒銀子我便點他貨與你。」又留他吃了些酒。

假喃喃的道：「沒要緊又做這場惡。」

婦人又紮縛他道：「我們明日老等你，千定要來。」光棍去了。

婦人隔夜約定轎子，又約了王秀才。清晨起來，煮了飯，安排了些魚肉之類。先是轎夫到，次後王秀才來。等了半晌，這光棍洋洋也到。那婦人好不心焦，一到，便叫他吃了飯，吩咐桂香看家。婦人上了轎，王秀才與光棍隨著，一行人望錢塘門而來。

這廂吳爾輝自得了執照，料得穩如磐石。只是家中嫗人，不大本分；又想張家娘子，又是不怕阿婆的，料也不善。恐怕好日頭爭競起來。他假說蕪湖收賬，收拾了鋪陳，帶了個心腹小郎歡哥，一個小廝喜童來到湖上。賃了個莊，稅了張好涼床、桌椅；買了些動用傢伙碗盞；簇新做頂紅滴水月白胡羅帳、綿綢被單。收拾得齊齊整整，只等新人來。

只見這張家轎夫抬個落山健，早已出錢塘門。光棍與王秀才走了一身汗也到城外。

婦人推開簾兒問道：「到也不曾？」

光棍道：「轉出湖頭便是。只是二娘這來，須兒得張二爺□□(好說)話。若他不在，只見得姨娘，他一個不認賬，叫我也沒趣。況且把他得知了，移了窠，叫我再哪裡去尋？如今轎子且離著十來家人家歇，等我進去先見了。我出來招呼你們，便進去；我不出來，你們不要衝進。我真要騙他到廳上，叫他躲不及你們方好。」

王秀才連聲道：「有理！有理！」就歇下轎。王秀才借人家門首坐了。

光棍公然搖擺進去，見了吳爾輝。吳爾輝道：「來了麼？」

光棍道：「轎已在門前，說的物可見賜。」

吳爾輝說：「待人進門著。」

光棍道：「這吳朝奉！轎在門前，飛了去？只是在下也有些體面。就是他令兄，也是個在席朋友，見在外邊送，當面在這裡兌銀子，不唯在下不成模樣，連他令兄也覺難為。如今我自領了銀子去，等他令兄進來。只是他令兄，朝奉須打點一個席兒待一待，也是朝奉體面。」

吳爾輝便叫小廝去看，道：「果然轎子歇在十來家門前。」爾輝便叫小廝去叫廚子，將銀子交出，都不是前番銀子，一半九二三逼衝；一半八成極逼火。

光棍道：「朝奉不忠厚，怎拿這銀子出來？要換過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兄胡亂用一用罷！這裡寓居，要換不便。」光棍定要換，吳爾輝便拿出一兩逼火道：「換是沒得換。兄就要去，這兩作東罷。」

光棍恐怕耽延長久，婦人等不得趕進來，便假脫手道：「罷！罷！再要添，也不成體面。」作辭去了。

走到轎邊道：「兩個睡得高興，等了半日才起來。如今正在廳上與個徽州人說話，快進去。」婦人聽了，忙叫轎夫。一個偏在那裡係草鞋帶不來。婦人恨不得下轎跑去，便與王秀才一同闖進莊門。

吳爾輝正穿得齊齊整整的站在那邊等王秀才。

這婦人一下轎道：「欺心忘八，討得好小！」

那吳爾輝愕然道：「這是妳丈夫情願嫁與我，有什欺心？」

婦人一面嚷，王秀才道：「舍妹夫在哪裡？」

吳爾輝道：「學生便是。」

王秀才道：「混帳！舍妹夫張二兄在哪裡？」

吳爾輝道：「他收了銀子去了。今日學生就是妹夫了。」

王秀才道：「他收拾銀子躲了麼？聞他娶一個妾在這裡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娶妾的便是學生。」

王秀才道：「妹子不要嚷，我們差來了。娶妾的是此位，張二已躲去了。我們且回罷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怎麼就去？令妹夫已將令妹嫁與學生。足下來送，學生還有個薄席，一定要寬坐。」

王秀才道：「這等叫舍妹夫出來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他拿了銀子去了。還在轎邊講話。」此時說來，都是驢頭不對馬嘴，婦人倒弄得打頭不應腦，沒得說。

王秀才道：「方才轎邊說話的，是俞家家人，是領我們來尋舍妹夫的。哪裡是舍妹夫！」

吳爾輝道：「正是你前邊令妹夫。他道令妹不孝，在縣中告了個執照，得學生七十兩銀子，把令妹與學生作妾。」

王秀才道：「奇事！從哪邊說起？舍妹夫在廣東不回，是這個人來說，與他同回，帶一個妾，住在這廂。舍妹特來白嘴。既沒有妾在此，罷了。有什得你銀子，嫁你作妾事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拿執照來時兌去二十，今日兌去五十，明明白白令妹夫得了銀子去。怎麼沒人得銀？」

扯了王秀才道：「學生得罪！宅上不曾送得禮來，故尊舅見怪，學生就補來。桶兒親，日後正要來往。恕罪！恕罪！」

王秀才道：「怎麼說個『禮』？連舍妹早喪公婆，丈夫在廣，有什不孝？誰人告照？」

吳爾輝道：「尊舅歪廝纏！現有執照、離書在此。」忙忙的拿出來看。

王秀才看了道：「張青也不是舍妹夫名字。是了，你串通光棍誑騙良人妻子為妾。」一把便來搶這執照。

吳爾輝慌忙藏了道：「你搶了，終不然丟去七十兩銀子？這等是你通同光棍，假照誑騙我銀子了。」

王秀才道：「放屁！」一掌便打過去。

吳爾輝躲過，大叫道：「地方救人！光棍圖賴婚姻，打人！」

王秀才也叫道：「光棍強佔良人妻子，毆辱斯文！」哄了一屋的人，也不知哪個說的是。

王秀才叫：「轎夫且抬了妹子回去，我自與他理論！」吳爾輝如何肯放。

旁邊人也道：「執照真的；沒一個無因而來之理！」兩下甚難解交。

巧巧兒按察司湖船中吃酒回。一聲：「屈」，叫鎖發錢塘縣審。發到縣來，王秀才說是「秀才」，學中討收管。吳爾輝先在鋪中受享一夜。

次日王秀才排了「破靴陣」，走到縣中。行了個七上八落的庭參禮，王秀才便遞上一張是「假照誑占」事，道：「生員有妹嫁與張穀。土豪吳煥乘她夫在廣，假造台臺執照，強搶王氏，以致聲冤送台。伏乞正法。」你一句，我一句。

那三府道：「知道。我一定重處。」就叫這一起。只見吳煥也是一張狀子，道「誑劫事」，道：「無子娶妾，遭光棍串同王氏，誑去銀七十兩。」

那三府道：「王生員，你那妹子沒個要嫁光景，怎敢來占？」

王秀才道：「生員妹子原有夫張穀，在廣生理。土豪吳煥貪她姿色，欺她孤身，串通光棍，假稱同伙，道生員妹夫娶妾在吳煥家，誑生員妹子去。若不是生員隨去，竟為強佔了。」

三府叫吳煥道：「你怎敢強佔人家子女？」

吳煥道：「小人因無子要娶妾，王氏夫張青拿了爺台執照，說他妻子不孝，老爺准他離異，要賣與小的。昨日他送這婦人到門，兌七十兩銀子去。卻教這王生員道小人強佔，希圖白賴。」就遞上抄白執照。

三府道：「王生員，這執照莫不是果有的事？」

王秀才道：「老大人，舍妹並無公婆，張穀未回。兩鄰可審，現在外邊。」

三府道：「叫進來。」只見眾鄰里一齊跪在階下。

三府道：「叫一個知事體的上來！」

一個趙裁縫便跪上去。三府道：「張青可是你鄰里麼？」

趙裁道：「小的鄰舍只有張穀，沒有張青。」

三府道：「是張穀麼？」

趙裁道：「是！是！」

三府道：「如今在哪裡？」

趙裁道：「舊年八月去廣裡未回。」

三府道：「王氏在家與何人過活？」

趙裁道：「她阿婆三年前已死，阿公舊年春死在廣東，家裡只有一個丫頭桂香。」

三府道：「她前日為什麼出去？」

趙裁道：「是大前日有個人道她丈夫討小在錢塘門外，返了兩日，趕去的。餘外小的不知。」

三府道：「你不要謊說。」

趙裁道：「謊說前程不吉！」

三府道：「你莫不是買來兩鄰？」

趙裁慌道：「見有十家牌：張穀過了趙志，裁縫生理，便是小的。」

三府討上去一看，上邊是：

周仁酒店 吳月織幾 錢十淘沙 孫經挑腳 馮煥篋頭 李子孝行販 王春縫皮 蔣大成 磨鏡

共十個，並沒個陳清、朱吉。心裡也認了幾分錯。就問吳煥道：「執照是你與張青同告的麼？」

吳煥道：「是張青自告的。」

三府道：「你娶王氏，哪個為媒？」

吳煥道：「小的與他對樹剝皮，自家交易的。」

三府道：「兌銀子時，也沒人見了？」

吳煥道：「二十兩搖絲、五十兩衝頭，都是張青親收。」

三府道：「在哪家交銀？婦人曾知道麼？」

吳煥道：「昨日轎子到門交的銀子。原說瞞著婦人的。」

三府道：「好一個兀突蠢材！娶妾須要明媒，豈有一個自來交易的？」

吳煥道：「小的有老爺執照為據。」

三府道：「拿上來！」

吳煥道：「小的已抄白在老爺上邊。真本在家裡。」三府便喚前日拘張青兩鄰差人。

那甲首正該班，道：「是小的。」

三府道：「張青住在哪裡？」

答應道：「說在薦橋。」

三府道：「你仍舊拘他與兩鄰來！」

甲首道：「那日他自來的，小的並不曾認得所在。」

三府道：「又是一個糊塗奴才！」

三府便叫王生員：「我想，你兩家都為人賺了。你那妹子原無嫁人事，不消講了。」

便叫吳煥：「你這奴才！若論起□(做)媒沒人、交銀無證，坐你一個誑騙人家子女，也無□(辭)！」

吳煥便叩頭道：「老爺，冤枉！」「只是你還把執照來支吾，又道見婦人到門發銀，也屬有理。如今上司批發，不可遲延，限你五日內，與那差人，這奴才尋獲張青。若拿不到，差人三十板；把這朦朧告照，局騙良人婦女罪名，坐在你身上！」叫討的當保，王生員與王氏、鄰里暫發寧家。

可笑這吳煥，在外吃親友笑；在家吃嫗人罵道：「沒廉恥人娘賊，讓我去討什小老婆！天有眼，銀子沒了，又吃惡官司！」耐了氣，只得與差人東走西闖，賠了許多酒食，哪裡去尋一個人影兒？

到第四日，差人對吳煥道：「吳朝奉，我認晦氣，跑了四日了。明朝該轉限，我們衙門裡人，匡得伸直腳打兩腿。你有身家的人，怎當得這拷問？況且朦朧誑騙，都是個該徒的罪名。須尋得一個分上才好。」

吳煥原是一個臭吝不捨錢的，說到事在其間，也吝不得。便與他去尋分上。正走間，一個人道：「張二倒回來了。王秀才妹子著什鬼？東走西跑打官司。」

差人道：「我們也去看看，莫不□□(是張青)。」去時只見張家堆上許多貨，張穀還立在門□□(前收)貨，婦人立在簾邊。這張二且是生得標緻，與張青哪裡有一毫相像？吳煥見了，越覺羞慚。正是：

柳姬依舊歸韓子，叱利應差錯用心。

差人打合吳煥，尋了一個三府鄉親，倒討上河，說要在王氏身上追這七十兩銀子。分上進去，三府道：「他七十兩銀子，再不要提起罷了。只要得王秀才不來作對，說你誑騙，還去惹他？但是上司批發，畢竟要歸結。只可為他，把事卸在張青身上，具由申覆。」

只這樣做，又費兩名「水手」。三府為他具由，把誑騙都說在張青身上，照提緝獲。吳煥不體來歷，罰穀。事完也用去百十兩。正是：

羊肉不吃得，惹了一身癘。

當場街坊上，編上一個《掛枝兒》道：

吳朝奉，你本來極臭極吝。人一文，你便當做百文。又誰知，落了煙花井。人又不得得，沒了七十金。又惹了官司也，著什麼要緊！